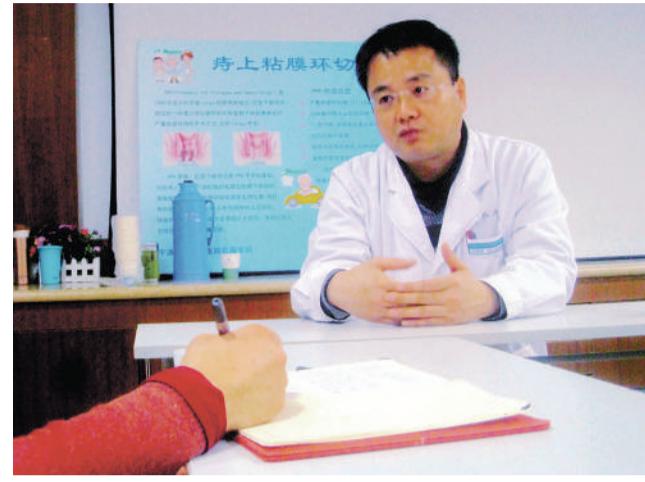


圆梦人生

王小军:手执单孔微创金钥匙

■王珍



王小军正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的情景。

郭建生 摄

2019年大年初一那天,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胃肠科来了两位幸运患者。在大年初一就患病住院还说她们幸运,是因为她们在病痛时碰到了身怀绝技的主任医生王小军。

其中一位年轻的患者从象山转院过来时,已经阑尾穿孔。王小军立刻为她进行手术,一小时后手术结束,驾轻就熟。

腹腔镜手术,也是人们常说的微创手术,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逐步推广应用,如今早已是一项家喻户晓的外科

技术。但这位27岁的患者本身就是医学博士,她懂王小军为她施行的手术是微创领域的单孔腹腔镜先进技术。一般微创手术会根据患者的不

同状况在身上切两三个甚至是四五个孔,这已经比大手术少了许多苦头了,而单孔手术则对患者更加体贴入微、倍加呵护,不仅疼痛感更轻,且切口隐于脐孔,无感染风险,愈合体表基本无疤痕。

当然,单孔腹腔镜技术这项微创技术的又一次革命并不是王小军发起的,早在10年前,国际上就开始出现了这

类技术方案的论文和实践,也一度成为国内医学界的热点。2010年,王小军在国内一家知名三甲医院进修期间,有幸跟老师学习到了这一先进

技术。他觉得这一技术对患者太贴心了,能把对手术造成的伤害、痛苦降到最低点。可惜,这一技术热了没多久就渐渐地淡出了医学界,因为原有的医疗器械无法自如地运用于单孔手术,所以实施难度太大了。

而王小军没有随大流轻言放弃,他在全心全意地做好

外科大夫之余,开始了殚精竭虑地研发。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精益求精的职业追求,他把专业的文献理论和大量的手术实践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器械方案。然后他找设计师、跑模厂,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进完善,终于自行研发出一款“腹腔镜单孔装置”,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王小军的这一发明,还获得2012年中国发明协会授予的“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暨国际教学新仪器和新设备展览会铜奖”,以及2015年宁波市知识产权局“第十一届宁波市发明创新大赛发明优秀奖”。王小军的发明大大降低了单孔腹腔镜技

术的操作难度,为这项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41岁的罗先生患“腹膜后急性阑尾炎”而急诊入院,按常规做法会选择做大手术,即使是微创的话至少得开三四个孔。幸运的罗先生碰到了王小军。单孔腹腔镜技术的娴熟运用,让这个疑难的手术变得轻松简单了。三天顺利出院,手术切口没有明显疼痛感。罗先生很感慨:现在的医疗技术真神奇,只在医院过了个“双休”,又可以回去上班了。

50岁的周先生因为平时工作繁忙而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形成了阑尾周围脓肿。经一段时间保守治疗后,王小军为他施行了“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住院4天后顺利出院。如果没有王小军发明的这个单孔手术神器,他这病不开个大刀或者三四孔腹腔镜手术,根本治不了。

40岁的刘女士患“腹股沟疝”(俗称“小肠气”),需做腹腔镜疝修补手术。而刘女士曾经的剖腹产手术史给手术带来了难度。还是王小军的专利产品为手术难题提供了解决之道。不到一个小时的手术,术后三天,完美出院。

王小军的这项专利产品投入临床应用以来,已经成功地为200余名患者实施了单孔腹腔镜手术。同科室的张一主任自2018年后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推进这项工作,原本操作难度较大的“经脐单孔全腹膜外疝修补手术”,因为有了“腹腔镜单孔装置”而变得简单易行。此项手术的视频在今年1月6日,获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腹腔镜与内镜学组举办的腔镜疝修补手术视频大赛浙江赛区一等奖。

有人称微创为“在钥匙孔里的手术”,而王小军的十年努力无疑是为钥匙孔配上了第一把金钥匙!绝大多数的阑尾、胆囊、疝手术和妇科、泌尿科微创手术,都会因为有了这把金钥匙而轻松治愈。今年新年伊始,这项专利产品已经正式进入批量生产及推广应用阶段。这无疑是患者的一个极大福音。

这套装置从无到有,历经多少艰难困苦,耗费多少心血精力财力,都被王小军轻松的“还行”一句带过。太多的医疗专业术语和技术难点,文字无法一一表述,只能说王小军不但一个是会弹钢琴的肖邦,还是一个能造钢琴的肖邦。

屋外的那棵青藤盘根错节、虬枝缠绵。我抚摸着小围栏,内心又一次潸然泪下:徐老先生,你是否曾在这里清坐望月,看水中的倒影碎了又圆、圆了又碎……唯一的一间小屋被分割成两半,外间是小厅,里间是陈列室。旧桌椅布满岁月的沧桑,阳台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存留?平常古朴的旧物,诉说着抑郁不得志的明代第一才子的唏嘘往事。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副著名的对联悬挂在室外的墙上,墙中间徐渭的画像看上去还是那么儒雅。不知当时的书屋是怎样的布局,也是内外相隔?床曾摆放在哪个位置,先生又在哪里泼墨挥毫,画下让后人无比惊艳的墨葡萄图?

每次走进青藤书屋,我仿佛透过这一角窄窄的天,

情景交融

拜谒“青藤书屋”

■陈丹颖

春节前,挑了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走进青藤书屋,我要给徐渭先生拜个早年。再过些日子,就是他的498岁诞辰,3月12日。虽然青藤书屋里的介绍都没有提及他的具体生日,但我一直记着,因他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牵挂。

走进窄窄的大乘弄,此处的老屋都没有绍兴老式的台门。据说,从明到今,这里居住的都是底层百姓。命运多舛、怀才不遇的徐文长就在这里走完他的坎坷人生。

“徐老先生,您的弟子来拜谒您啦!”进门便潮湿了眼睛,每次来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伤悲不已……

这小小的天井曾经进出那个孤苦消瘦的身影,那些一字千金,那些泼墨写意,都曾在这里寂寞地完成。多少次他买醉归来,跌跌撞撞行过小院,不知是否能够安然回屋?那时候的小天井是否也有这斑竹疏影,伴着徐渭寒夜的孤单?

屋外的那棵青藤盘根错节、虬枝缠绵。我抚摸着小围栏,内心又一次潸然泪下:徐老先生,你是否曾在这里清坐望月,看水中的倒影碎了又圆、圆了又碎……唯一的一间小屋被分割成两半,外间是小厅,里间是陈列室。旧桌椅布满岁月的沧桑,阳台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存留?平常古朴的旧物,诉说着抑郁不得志的明代第一才子的唏嘘往事。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副著名的对联悬挂在室外的墙上,墙中间徐渭的画像看上去还是那么儒雅。不知当时的书屋是怎样的布局,也是内外相隔?床曾摆放在哪个位置,先生又在哪里泼墨挥毫,画下让后人无比惊艳的墨葡萄图?

每次走进青藤书屋,我仿佛透过这一角窄窄的天,

触摸着徐渭桀骜不驯的疯狂灵魂。他在癌病发作时杀死了继妻,等待他的是十年的牢狱之灾。这还是恰逢万历皇帝登基大赦天下,不然他可能会永久地戴着那片沉重的枷锁。解读他的坎坷经历,怎么忍心不体谅他的苦难!24年间8次科举应试无果,浙直总督胡宗宪冤案更牵连到他大难临头,这让一个孤傲的灵魂终于发狂。他的葡萄架,曾见证了他无数次的自残自杀。他的葡萄图,却被无数大博物馆收藏。

书屋后面有个极小极窄的庭院,一方小井幽幽看不到底,下面可是沉淀了岁月太多的叹息!就在这里,夜风呜咽着盘旋过小院,吹动徐渭随意扔在一边的书页及画作,每一声轻响都显得那么凄凉。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那只宠物狗,是不是曾在这里趴着守护着它的主人,为他挡些许冬日寒风,为他守无数醉后长夜?后面小院里有一块碑石记载青藤书屋的沿革,是最后捐赠此屋主人的后人之留言,印证这里是徐渭的出生地和读书处。据百度词条所述,徐渭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观桥大乘庵东一个趋于衰落的大家族。

青藤书屋的匾额乃明末清初书画大师陈洪绶所题,他曾慕名来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书屋在文人墨客间几度转手,都畅想着徐渭的惊世才华,静守着他的清朗风雅。

小小的青藤书屋,再怎么留恋忘返,也有告别一刻。出门时我忍不住再回首看一眼小天井,煦暖的阳光柔柔地照着庭院,婆娑竹影述说着流年,几枝红梅含苞待放,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肃然!我敬仰的徐渭先生啊,弟子在这里衷心祝您498岁寿辰安泰!

笔随心动

故乡的野菊花

■李旭冉

午后的阳光映在桌前,照得人暖暖的。取两三朵菊花,投入杯中,菊花在水气森漫中慢慢绽放开来,于水中翻飞、舞蹈,最后沉于杯底,弥漫出一股独特的清香。

故乡的野菊花也应该开了吧,我坐在桌前,嗅着杯中的清香,思绪渐行渐远。

故乡的秋天,与其他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丰收的稻田,金黄的稻穗,翻飞的镰刀,匆忙的人群。只是那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点缀在山野田间的金黄色野菊花,将故乡装扮得更加灿烂亮丽,仿佛陶渊明居住的南山,又如王维笔下的恬静小村。

我不知道故乡在冬季该有什么,只记得自小到今,我的心里总有一片长盛不衰的野菊花。它们骄傲地开放着,自信地生长着,在我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自此,我心之一隅便有了那一方金色的净土,将我的灵魂涤荡得如一摊灵动的秋水。

每年野菊花绽放的季节,总是卡在秋冬之交的时间点上。野菊花在经历春的萌芽,夏的生长,便迎来秋的绽放。虽要挺立严冬,但野菊花仍会在寒风中怒放。它们不热烈与火红的枫叶共舞,也不屑与

那些春夏之花争芳。也许那些繁花正躲在泥土的怀抱中,嘲笑野菊的痴狂,但野菊又何尝不在嘲弄它们的娇弱呢?此时的野菊花不再是花之隐士,而是痴狂霸气的统治者,占据山村的角角落落,成为人们的焦点。

每年的野菊花盛开时,我都会和爷爷奶奶一同去采菊,现在想来倒也有一种隐居的悠然。只是村中人家采菊,可不是为了陶冶情操,采回的一篮篮野菊花,被摊在庭院中晒干后,爷爷便会用一口大锅,将它们放在锅中烘炒,制来年年初春的菊花茶。一杯菊花茶水,结合了农人之智慧与菊花的傲然清香,给这寒冷的初春带来了一丝秋的繁华。

如今,已离开故乡很多年了。求学于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城市中,总会在秋叶飘零之时,不住地往地下看去,希望能发现几簇金黄的身影,可见到的是柏油路和车轮的印记。我也曾见温室中培养的菊花,它肥大、慵懒,全无野菊的凛然傲骨。每当想起故乡那一片片、一丛丛盛开的灿烂金光,挺立于严寒时,我内心的敬意便会油然而生。

只是,几时才能喝到故乡亲人炒的菊花茶呢……

真情流淌

天亮,身热会退

■朱振国

“天亮,身热会退。”这句乡里俗语,今天在医界人士看来是粗糙的,或是不靠谱的,但在往日缺医少药、活命艰难的时代,母亲这么说,对我却是坚信不疑的箴言。

那一夜,已过了子时,出生才8天的儿子突然发热,全身滚烫,用手一贴脑门,用“发烧”两字来形容极为准确。妻子还在坐月子,已惊慌得带着哭腔,我急忙起身,抱起儿子,一路狂奔直冲向医院。

一量体温,40.7℃,这时已处于急懵状态的我,恐惧感一下攫住全身:婴儿脏器很娇嫩,高烧会烧坏脑子,即使保住了性命,成了废人怎么办?医生把儿子送入急诊室病房,这对他们来说或许司空见惯:病因是屁股褥疮发炎引起的,炎症压不下去会引起败血

症。治疗静默而有序,检查、处方、取药、挂针,我抱着儿子去付费,护士跟着帮着取药,我只觉得命运的绳索一下套住了脖子,窒息得快喘不过气。

挂针部位在脑门,弱弱的儿子闭着眼,紧蹙着眉心,护士一针下去,他竟没有反应。而最令人揪心的是针没找到静脉,于是护士深度弯腰,小心地摆弄针头,在薄薄的皮层下左刺右突,寻找血管。这下儿子显然被刺痛了,嘴角抽搐了一下,发出一声低微的病痛一般的哭声,随即昏昏地歪过了脑袋。这一刻我的心一阵紧缩,似乎自己的心脏也被同时刺痛。

透明的细细的输液管终于有了回血,挂上针,护士走了。这时诊室里只有幽幽的

深深的静,玻璃管的药液有节奏地滴下,一滴又一滴,而我的心却静不下来。深陷于焦虑、恐惧之中,我双手按在病床围栏一角,盯着输液管不敢眨一下眼,如塑像般地持续到天亮。

儿子的小脸烫且红,气息微弱而急促,随着输液量的减少,触摸中我感到儿子的体温有丝微的下降,“天亮,身热会退。”这句从母亲抚养我们6个儿女,苦难中得出的经验之谈,这一晚我反复地默念,百遍,千遍,万遍,虔诚而坚定,盼天快快亮,儿子能从险境中走出来。

终于,病房的后窗口出现了一片模糊的白晕,这白晕在逐渐扩大,由朦胧到清晰,慢慢又能看见白杨树的轮廓,晨风跑过树梢,树影在轻轻地摆

动。后来一抹金红的光晕罩住了窗户,那是晨光,是朝日的霞光,不,那是神祇降临的祥瑞吉光,呵,天亮了!

护士不知什么时候进来,轻盈且悄然无声,量了体温后告诉我:38℃,退了2℃多。又平和地说:“小孩的体温上来快,退下去也快。”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护士像一位温柔而美丽的天使,带来了福音,身上闪着梦幻般圣洁的灵光。

我放下心来,天亮,儿子的身热真的退了!

那一夜,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父亲。

但在亲情面前,科学和理智往往失灵,发过高烧的婴儿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这是以后潜在我脑子里的隐忧。怎么证明脑子没问题,学习成绩大概是最方便的检

验标准。我的隐忧终于被儿子持久稳定在高位的分数打消,中考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尖子班,高考以全省前300名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获美国全额奖学金读完博士,未出校门被一家高科技的跨国公司录用,并邀签下终身合同……

“为什么天亮,身热会退?”前几天我问老母,她93岁高龄,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当年她听到孙子得病的消息,第二天从1500多公里外的贵阳大儿子家坐火车赶来。

“体弱的等不到天亮都走了。天亮了,阳气一足,人就过来了。”

天亮如此美好,如此吉祥。

我想起小学时回家的路,那么短,又那么长。当小小的我踩着下课铃声时,总是先冲进校门左手边那家黑漆漆的小店。这家店不仅光线昏暗,卖的东西还比别家贵,可这里的游戏卡牌总是最新的。我每次都在店老板凌厉目光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从一众卡牌中抽出心仪的那副。在交出手中的钱后,我便心满意足地赶回来。

我也常去隔壁巷子里的烧烤摊。说是小摊,实际上只有一辆小三轮车,上面摆着肉串、香肠、豆泡等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食物。而炸串的阿姨有个秘诀:在炸好的

真情流淌

爱是元宵月

■刘汉杰

这样浑圆 是两颗心合璧的笑靥

淡蓝的夜空 婵娟驾着月轮从南方飘来

我骑着麒麟与你相会

银河虽遥四蹄如飞

哦 你依然秀发如云眉毛似黛

月面如玉

是你容我归栖痴吻的倾际

元宵月圆

是我们深深的爱

亲亲 清辉好美

让月轮回南方

你留下

别让时间越过越快

思绪点滴

别让时间越过越快

■朱羽霞

“赶”正在成为当下生活的标签。放眼望去,真正走路的人在变少,赶路的人却多了。人们就在这样的匆忙中想要尽力抓住些什么,时间却还是在指缝间溜走。

闪烁的红色信号灯下,黑压压的一片占据了我的视线,人们都低着头急切地看着手机。直到绿灯亮起,这团黑色庞大“生物”开始飞快地越过斑马线,然后迅速消散开来。在数不清的场合里,人们都在赶。

那年我步入高中,也正是那时候开始骑电动车上学。渐渐地,我总是把电动车骑得跟摩托车一样。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让我麻木,睁眼就是学习,闭眼就已经是深夜。时间被我越快,也在把生活越过越短。

我想起小学时回家的路,那么短,又那么长。当小小的我踩着下课铃声时,总是先冲进校门左手边那家黑漆漆的小店。这家店不仅光线昏暗,卖的东西还比别家贵,可这里的游戏卡牌总是最新的。我每次都在店老板凌厉目光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从一众卡牌